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益至嚴也語形
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濼乍而遠浦
壯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
曰觀海曰定 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隙
置所者十曰鹽山曰穿山曰霽衢曰大嵩曰錢倉曰霽
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中左二所
在焉所之隙置巡檢司一十有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
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四面隸寧波府曰甬東曰大嵩隸鄞縣曰松

卷八十六 浙江四

浦日向頭隸慈

曰鮎崎曰塔山隸奉化

曰長山曰穿山曰

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海曰霽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

嶼隸象山

莫不因山墜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

復於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鄞縣明

初皆置船防守後裁革今復在南薰門外最為曰定海衝要舊制額設指

亦泊於此今增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曰文亭關曰長溪

關曰杜胡關曰石浦關凡九曰湖頭渡寨今遷塔山巡

曰竹頭寨曰長山砦曰小決港隘曰青嶼隘曰磔頭隘

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嶼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

定齒隘曰小沙隘曰陳家門水砦曰路口嶺隘曰岱山
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硯砦曰仁義砦曰赤坎山寨曰黃
沙寨曰松嶼砦曰土蠻寨曰南保砦曰游仙砦凡二十
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
頭渡案沈家門水寨游仙砦南保寨小狹港隘最為險
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山烽墩
十鄞衢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山烽墩二十五觀海烽
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二錢倉烽墩
五爵溪烽墩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夜烽火互相
接應若鄞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天蠹峙最高所望

卷六

浙江四

二

獨遠故設總臺多撥旂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
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

洪武三十年以後總督領

於都指揮海道領於憲

定海觀三衛設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

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揮海寧衛設一

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

牛山

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

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榭蘭

秀劍山雙嶼隻塘六橫韭山擅頭等山為上界灘山滸

山羊山馬跡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

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芝落華彈丸東庫陳錢壁

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之必由道也

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艦以定臨
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四百料二百料尖
狹等艇一百四十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艇六十
七量艇大小分給兵火火器調撥所軍駕使而督領以
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汎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艇分哨於
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
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順洋
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亂礁洋抵錢倉
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列單
并各處海物爲之驗凡韭山積固大佛頭花惱
等處爲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

卷六

浙江四

三

長白馬墓龜鼈洋小寨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而止
哨至亦取
海物爲驗凡大小衢灘澣山丁兵馬迹東庫陳錢壁下
等處爲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卽由此南通於
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爲要害而南北之哨
則以舟山爲根抵昌國戰艇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則
抵大嵩分哨之期皆同於三衛而與沿海哨艇別統於
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艇則泊於岑港臨海戰艇則
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艇則泊於石浦關海中廿六月十
日彭祖忌風大作仍用小艇巡邏防守備至密也今日之倭奴
更不可以春汎期自三月至五月爲汎期六七八月風
潮險惡舟不可行九十月小陽汎復

可渡海亦可停泊海島乘間而備禦宜益加嚴矣 皇

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與師以誅不庭舉 祖宗

之典章而整飭恢宏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臣及

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 三十四年命工部尚

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三十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 以藩臬分任兵儲調發

廣東橫江鳥尾艇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 停

百料等艇於軍四民六料銀增給價值改造福艇 崔稅蒼沙民艇復數百隻

募福建兩廣邳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麻遼鎮溪

太康括蒼等處兵不下十萬 勅鎮守總兵駐札臨山

今改割定海責任與巡檢同 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 今改割吳松責任與巡檢同

卷六

浙江四

四

叅將分守各府 杭嘉湖一叅將寧紹一叅將台州一叅將溫處一叅將責任與兵備同 而

把總統轄諸衛 舊制四地今分為定海總為昌國為臨觀為沿海為金盤為海寧六總裁去備

倭總督而各把總統俱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復時有游擊漸兵總兵等職以督

水陸之兵 皆題奉欽依 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慮殫謀

畫務底安攘而豹豕日煩烽烟未靖者蓋以溪徑日開

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庫帑日匱而費用者之則窘

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眾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

而召募者多則難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目

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彼自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

天堂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西

北過步川洋亂沙入鹽城縣口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
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
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溫州入桃諸海門柘門諸港可犯
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又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
江口涉谷積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抵儀常鎮過馬迹
灘許羊山歷崇明七了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
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
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鼈子門諸山錢塘江則薄
於省城登龕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魚山兩頭洞三
始山入蝗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

卷十六

浙江四

五

五嶼烈港表登握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
山慈谿登邱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又西北界過岱
長山塗頭秀山劍山登千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
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
入於舟山過大小千山十六門嶼山盤嶼登門山螺頭
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青長石礁馬墓港柵
千山登岑江碗齒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
南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
港入黃峒港則犯穿山過碯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
霽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自東西廚入潮頭

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門亂嶼
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關登白沙灣游仙砦則
犯爵溪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關則逼石浦城與昌國衛
宋時嘗於招寶寺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舖以瞭望
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冥濛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
直兵舡督領於游兵把總官管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
汛期直隸舡北哨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後設總參遊兵
等官督領兵舡南哨至羊山馬迹山澣衢山等處蘇松常鎮
兵舡於遊兵外又分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
別支哨守各洋港沙門普陀等山溫台等舡又分別北哨則交於直海寧紹

卷六

浙江四

六

兵舡於海兵外又分一支哨守馬迹一支哨守兩頭陳
頭洞一支哨守衢山一支哨守長壁一支哨守普陀陳
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
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別置
兵舡一隻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別置兵舡一隻以一
指揮領之把總則駐札舟山兼轄水陸而總參標下各
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剿定海則屯聚重兵扼為巨鎮
則或流突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舡迤北截過長塗霍山
洋三姑與浙西兵舡為犄角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
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舡
為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總

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面泰將
自臨山洋督兵舡爲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兩頭
洋而石浦梅山滄兵舡爲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
故今日之海防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迹羊山普陀衢
山諸處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
督發兵舡爲第三重巨艦雲馳委夷之舟舡弗與夜火
器應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眾制彼之寡以我
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可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
之上者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扼滬歷烏山鳴鶴
場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逾孔家嶺入慈

卷六

浙江四

七

谿渡大亭走車廐桐嶺寨石塘灣得鄞之西鄉可達於
郡城則觀海河頭拓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谿新城
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雁門嶺田官庄越桃
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
山官界之備與領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
嶼石之築實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
渡東津梅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
設險實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之梁湖通明壩入申明
梁衝出樟村小溪櫟社可達於郡城則臨山瀝海廟山
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於

邵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山沙港循長山橋

山橋七聖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則港口置守航防守

港口置鐵發貢重者五十舳一坐發福舳二隻警舳四隻防守港口添設木港民八漿舳六隻汎期則巡邏諸探暇則容與甬東巡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穿山嶼頭其樵採

踰青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

之備不可以不嚴由火崎韓嶺踰涉東湖可以走甬東

則霽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嶼白沙

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迤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可

以走甬東則錢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

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岩寧海經鐵場缸窰黃溪青嶺入

卷六 浙江四

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鄞城之西南則缸窰黃溪

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設蒲門者即門金井頭等隘口凡此

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任事者所

當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

中為里者四為嶼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

以食數萬之眾不得取給於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

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且

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

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涉

方採其利使四出攻掠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臥乎

此今日之所當尤以爲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爲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楊峯官民艇可二百艘八漿小網艇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艇五十隻舊例艇價六分則征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板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艇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旂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征兵於外者也間有老弱雜採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

也自巡撫朱統過執前契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艇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之役於時議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卽有脫甲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卽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招賊也非其生同里門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陷以甘言嘗以隱語卽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興兵以來以福兵而收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爲大舛也爲今之

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換舵之法
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况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
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被閩人固能施長技於浙海也
浙人又能施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
奚不可哉此言用土人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
而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情易而
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燃
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攻燎於既燼之
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目海上用師其擊來賊者僅一
二見戊午守將張四維擒朱家尖之寇而要去賊者不

卷六

浙江四

十

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
去賊之償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
用心戮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
不寧耶此言水戰以擊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
功夫倭奴常敗於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
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火器之多
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舡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
專其刀也顧能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而
以誘我蓋其以狡獪習兵器入重地之窮寇與我柔脆
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

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符馭眾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耳此言陸戰當以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賞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宮嬪之侈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駢之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屬嚴矣見兵律飛報軍情條下今後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飛報名與倭賊首一名願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其後從賊一名願並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曰論奇功如在遇賊有能要擊中沉舡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如賊復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舡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皆以奇功論聽總督即皆俱題巡撫作速勘覆超格陞賞

卷六 浙江四

曰分信地比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突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嚴之罪若能奮勇鏖戰獲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滿贖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口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舡隻所有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要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察究曰計職任如武自守備把總以下文自海防民重治部兵臨敵擒斬其倭每五名願陞一級十名願加一級部下每五名願陞署一級十名願陞實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級而上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參將之後失事革職者士卒俱聽統令職守機宜與聽調度除下在在違節制者免究其餘功罪參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令所屬道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罪亦當查照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撫酌量

曰處報効凡有官員督領家丁時勢究核清實明白回奏及撫按官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募義

者之勸至於耆民統領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府
縣官管轄者所獲功次先照部卜論功擬推賞必如是
而行之則有功不至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
僇力用命矣此言賞罪之令當嚴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船宜准
閩廣事例關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
彼狡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叻嚴禁密猶懼
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貨求利者即非哺肝飲血
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籍者也豈以我
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哉殷鑒不遠往事足徵當商
舶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
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邊寇者動以千萬計果

卷六

浙江四

三

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風聞胆落果能驅之而
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以何詞罷遣之乎
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
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
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屯
兵而不散已乎凡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
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此言番艇不可通是故修治垣隍慎
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
嚴禁闖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
以治內也修復墩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

戰航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士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爲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兵政書

明初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蜂息烟凡二百年號爲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卽望風而解遁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一遇小警輒狼

卷六

浙江四

十三

額魚駭悞悞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征發四方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煩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挪貸鹽本抽取息錢以取辦支吾猶爲不足而科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目殆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征無停日而閭閻知遂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爲寒心哉今欲爲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定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旣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卽有至者本官過爲誅求收伍未幾而

旋卽竄匿矣而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兵豈少也而法紀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准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羨餘歸之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奸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爲問而廩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持之以折衝禦侮爲萬里長城乎軍旣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旣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征矧今募民他省動越數千里征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

損官帶民需不貲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闕則往往貪懼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卽又棄戈而竄走所過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污瀆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閑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師楊完者流毒吳楚益可鑒已爲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復得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使欺之奸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

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卽贅壻義子
年力强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額原係亡絕卽於所在
衛所簡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糜歲月其
犯罪充軍者嚴爲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准事
例不得少聽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
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如二十歲
爲始五十而罷復爲民有疾病愿復民者聽不苦之以
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爲兵矣仍籍應募
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治之給以懸牌嚴其虛
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聞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

卷六

浙江四

五

出二十年後復爲平民則皆知自好而重犯法不至呼
叫無賴爲兇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
任戰之人死於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
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車之數比陸軍之法
大翌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驢

爲良技以火攻爲要術乎舊制官背戰船勢
銳難進銅銃橈口力踈不足以及遠近乃更用福蒼等
舡卽大小翌樓舡之遺制用八槳小漁舡以突冒周旋
其輕捷視驃騎以發貢佛郎譏代砲石以烏嘴銃代大

黃參連弩而奮迅著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羣
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
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迹不同也自衛其骨肉
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
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
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此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
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祿純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衆
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昇之兵柄求
無敗事不可得已昔晉悼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
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

卷六

浙江四

六

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任也歐陽修所謂求
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山
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
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府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
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
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
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
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敵卽是說而推
行之附驥之思庶幾可慰乎若夫客縣民壯巡司弓兵
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費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

爲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市僧又據以爲窟穴或以錢
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成圍無
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
又何使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
團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
私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二道也議者謂
盡罷兵費兵餉諸征而總剖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
壯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
漸代客兵而桀驁兇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
代官兵奏疏文撥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思

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
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
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
非貧難下戶卽愚蠢無知而鄉長田長則無賴猾氓也
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
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在以
二十二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者二名立爲甲正甲副
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
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
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八某人聚副

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列於某人各甲正
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勅壁互相譏察各備鋒
利器械每一件鄉長管下置大旂一面及合用銃鉞等
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
卽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立把
守並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
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
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
以爲激勸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
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全收保障之績矣

以上卽西
門豹之法

田賦書

自昔神農爲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坵
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毋公歛之法故居世竝畊之說
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
其賦商復爲助周復爲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
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坵甲書四分公室求視
邾滕於時賦已無經况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修
大桀小桀蓋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爲仁文景繼
之又恭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
不征其爲民惠澤也甚渥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

一 實什稅伍之說此豈非額外之橫徵弗孚於德意哉
唐之租庸調最爲近古國朝之制大略仿之卽田而稅
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民僧道而重者已幾於十之四
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以爲五年十年丁差
之制則其役歛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
下戶口田帖略如此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
存事產既而爲隅輪鄙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
及其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都之田而尺籍之
每邑片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頃而頃分畝坵已分
字號經界既正編爲排比隣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

卷六

浙江四

九

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
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益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
名目則種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
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爲事有塗漲
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述而其
稅且倍蓰或什於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統
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
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
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鄉某某號田若干頃畝
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添

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
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畝戶鄉號田若干頃
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覈實於官登於同版直
畫一不可奸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
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人而科歛重則其
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
在官夫揚州之田下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
地其地狹也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辦其肥
瘠可略見也卽一鄉之中近可渠而沃衍者爲肥其餘
爲瘠河渠之深者爲肥淺者爲瘠深而有源者爲肥無

卷之三

浙江四

三

源爲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况農之勤惰
又自爲肥瘠於其間又非鄉田爲之也聞之故老云勤
田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
謂爲水鄉時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卽此知科則之重
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田僧田始占於觀田
道田始人於官佃之民而官收租田官田今此三田皆
輒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卽如庸德湖之官田遠宋白
熙寧中官收其租以爲公費今之稅額卽當時之租額
也易而勝國又易而明朝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爲稅
法其地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上下特異此

可不爲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
得民六之一僧道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
而均之不過稍益民田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
歛可辦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因官田價
廉仍稱民田
騙售於人可草欺隱弊戶則此善之勇者也嘉靖辛卯間
鄞令黃仁山會欲舉此邇定海令宋繼祖大爲會計册
而上之糧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是田賦之輸
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
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徵米麥有折色則
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年以輸海倉不便且

卷六 浙江四

三

海下官員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爲本色半爲折銀價僅
五錢
五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田之催徵先期
立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官催其輸遞年分其
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爲
丁以田準十五畝爲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以十畝
爲輕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
又於得籍奇庄戶每丁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
矣然此特以懲詭寄之弊也今則不論詭寄皆如仁山
加之丁矣官田日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
仍貽今則
半民田矣又一切諸價及兵費皆以田派曰以輕無田

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水旱山荒之灾計租
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於官矣又邇令修城大戶以
因兵餉大戶以田置硝黃等大戶以田一切爲額外之
徵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猶不足故俚人之
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晏眠又曰有田應門戶因田
成禍門傷哉風矣明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
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日之田
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乾沒根深及
逃絕奠官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塗之田不報官
起科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飛洒詭

寄虛懸之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
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爲黃冊其實僞冊也
何言乎飛洒富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啗奸書某戶
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里某戶洒糧若干升斗
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增田以畝計洒糧以斗
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
收其糧差之算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樸懦不
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
需歲備身以輸猶恐不治孰知而憫之乎何言乎詭寄
多田之家或詭寄於鄉官舉監或詭入於生員史承或

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於竈戶貧家或以文職立寄
主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官於各縣
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爲者哉軍官占產
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爲者哉率不過巧爲花
分以隣國爲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間與錢乙
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
李丁有門趙甲不收則并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
遺人以裕已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於虛懸
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
田歸書手糧戶亦隨之書手仍往豁其田而糧則分十

卷六

浙江四

三

年之中歲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田斬以消豁此以影
射爲奸者也又有根存而田不稱則捏官田以一埋十
此以那移爲奸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
一二於原戶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
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爲奸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
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爲十以歸於人因得輕稅之田
此以賣戶爲奸者也又有買戶以收其田矣而於賣戶
則不爲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爲奸者也或
欲加之糧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
爲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爲虛懸此以欺罔爲

奸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彈述壞於紅圖不可改矣
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爲洗補不得於
小里則貨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
坐於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爲故智一也不惟是也
每遇一丁之差際卽數取貨賄爲富戶厚減其產以呈
於官俾則得輕偶遇有發其隱者卽復倍賄該吏盜庫
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
戶假以爲証旣而首者知之告發其事乞証於府冊蓋
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
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之無何別賄以乞而免其事竟

卷六

浙江四

四

不白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我將
首之甲無何乞券於乙甘就乙而膺其丁差戶且賄之
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弊如幸已發之而官不爲之竟
其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然哉今欲清開會者准
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於民間者
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畝坵者或子孫分析
則以一號而分爲二三或富戶兼併則又以二三號而
合爲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爲信也欲於開會之時官
爲履畝俾戶插田號親爲丈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
里書裒減以從輕旣不得一一皆實而况藉之於丈量

之册者又未必一一封記於黃册此勞又爲之徒擾也
欲以稅契爲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契者自恃無他率
不稅契而中有奸弊者反稅契以爲他口事發之証此
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爲術者皆未有
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
間郡丞黃仁山嘗爲直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爲飛
洒則以田而馱糧糧多田少者謂爲虛懸則以糧而馱
田矣而孰知奸民之善弊者糧洒於人則必知糧而減
田田故虛懸則必捏田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
稽其有多少形迹之可馱田而馱糧者多長民之被害

於始畫者也清查之法爲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
於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
鄞令黃仁山素嚴明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
屈黃册之隱皆悉陳於官是時書手憚峻罰自首告略盡
奉化令陳縞又設爲役櫃使人時匿名投首間所得於
奸弊六七十人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册之事以去而民
之奸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
貽後世捏則影射之奸而况於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
何以茲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釐而清查亦

不容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戶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見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本身應得罪者罪許免卽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寃則扼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授匾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

卷六

浙江四

三

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分爲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畝某人各遞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畝十里長所管百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爲鈐印一存在官一結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畝田糧必須總撒相合一有不合卽爲奸弊尤不可不究三曰清書手之奸戶書作弊多以已戶爲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届少而今届多或前

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欲聚糧以民田爲官田或欲洒糧以官田爲民田一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册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卽寄庄宅戶亦卽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奸人則詐爲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卽爲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爲此者非實有此數蓋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得窮詰耳今若嚴爲之禁如趙甲而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旣開與吳巳則吳巳不得復開於鄭庚但有展轉卽

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田庶幾其可也五曰草田糧重會陽子之弊夫造册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其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頃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爲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奸書欲爲蠹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旣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輕爲重以重爲輕以多爲寡以寡爲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而反難田糧分爲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美不及則一番反不輕約而兩番反爲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

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間之質劑不能洗補防變詐也土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僞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蓋奸猾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故重改而輕輕改而重多改而少少改而多有改而無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改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奸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定通查黃冊雖一字不可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卽十易不爲過蓋巧者足以炫人之耳而一鑒之於天曰則纖悉畢見以是見推理其奸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

役民之爲詭寄者非好爲是紛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會承方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於釐弊者間有迹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贗者則或十之六七也其竈戶亦宜定爲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竈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駢之耳官府之駢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甘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

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謀求日鑑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煩耳又况皇木解木之類倭米市夫之類應者喪魄該者輒爲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爲民興利除害之心卽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采而行之不爲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紹興府志

會稽縣知縣張鑑申文

爲弊之端有四一則詭糧絕戶蓋某戶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書忽寄升斗於上明年倍之後年又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什伯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蓋賣田者利於重價將官作民將湖作站摘糧代辦然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人也冊時故爲推收一推於錢乙再推於孫

丙更轉於李丁而復還本戶或於孫丙而摘糧改多改少或於李丁而摘糧改官改民去者無求而來者無辨矣四則借名脫實如本戶田糧本無故也然捏坵毀積荒誣詞告官勘量遍借別處坵廢址冒認已業賄勘者捏數回官賄奸書推糧存里始則朦倍終則規脫矣

鹽課

國家開設鹽司非直足國裕邊亦以惠養元元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罔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比之中納利且數倍成化中巡鹽御史林誠以爲利歸於商孰若利歸於國奏以竈丁鹽課一半征銀解京

卷六

浙江四

三

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竈戶所業者鹽耳不征鹽而征銀非私鬻不辨私鬻則奸究不可盡詰網亦稍疏而鹽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補之設者在禁奸飭法而復與奸商爲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復斷以期月程其所補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筭其費非十倍役銀不止又况田野之氓不習江海率募市猾充之被給弄而空家室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掣之初規嚴私鹽之厲禁罷免徭之役歲以額編民壯定其班與其期日使之分番警捕欺詭宜可少戢卽補不如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徭編之甚而

亦毋負乎鹽司之徵矣

寧波府

分野

周禮大司徒次土宜之法辨有十二上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學皆因之然皆迄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氛氤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州鳩禘竈之徒所論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揚州之域於春秋為吳越地於分野則始見於周禮鄭元注曰

卷六 浙江四

三

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於辰為丑於分野為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比范志減一度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比范志多一度終婺女五度比范志減一度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比范志多二度終婺女四度比范志減三度諸說星紀丑分皆不同蓋然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應驗之漢桓帝熹平中熒惑入南斗會稽許昭聚眾為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兼屬越獻帝建安初熒星熒惑太白聚

牛女孫策權開江東

此見牛女又兼屬吳

陳之末有星孛於牽牛

叔寶亡

此又牽牛兼吳越

邇嘉靖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

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

浙東西斗米數百錢道殣相望

此斗又兼吳越

然則星紀之在

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得歲吳伐之卒受其咎此又

實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

按遷史天

官書歲有贏縮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亾吳越均在星紀然吳在越北越在吳南豈是時歲之初入通歷北斗而南吳當其退度而縮越當其進度而贏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復而吳因以亾乎此當驗歲之退吳而進越不當言越之得歲而吳之不得歲正不可以此而分星紀矣有辨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

卷六

浙江四

三

歷家仰儀之理推之

仰儀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為驗

則星紀在北而

光燭於南其以吳越當之者以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

命包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

之宿下當少陽之位

此又不及斗婺女

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

二星皆舉之矣故為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

其它有應星紀而不專於吳越者又有占在吳越而不

正於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丑與斗牽牛俱出東方

名曰監德其次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置

正曰晨出東方石氏命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其次早水

晚早

按二史所見略同然柳為鶉火荆豫分是星紀又應荆豫

又班志孝景元年正

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越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
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斗吳
也又為粵按吳越為斗女固矣然又以女占齊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
東膠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
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女北星占曰有女變陳
皇后廢則女又占後官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
嘉王后之廢漢兵誅南越此又及於南海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元
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
溢六月關東大饑琅邪人相食此亦占齊分哀帝建平二
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

卷六 浙江四

三

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故牽牛又係漢室興亡之運星紀北
斗玉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
郡會稽此吳越又應北斗之第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蓋六星不止占星紀矣
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登又
逾南河豫州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寧
北盡蒼梧廣西南海廣東古百粵之國又不止一越代之粵循是求之
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元所畫分是因焉時所
謂吳越者自勾吳於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
中國之外於吳越直益遠矣虞筆十二禹貢九州則司
徒保障之星士豈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

濶於周禮之初矣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關甚大有限於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北星亦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宅所入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歷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躬修而俟應者也子產之言曰大道遠人

卷六

浙江四

壽

事邇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健跳門

健跳港

去衛五里

健跳所

寶興巡司

海游務

寧海縣 去海里 許首衙



健跳所汛期 軍門請發標下官兵 摠之百餘員各往北 本所分哨沿海一帶



大佛頭洋海係海門 關信地合派哨官一 員守領兵船八隻泊 守有靜逸門東北 與黃門金黃門西北 聖老固二門各兵船 各哨汛會哨

三門居林門之南為 八區上嘉靖二十六 年賊由北登犯官 追捕至該哨官一員 領兵船二隻看守向 與大佛頭北與林門 各哨汛會哨

三門居林門之南為 八區上嘉靖二十六 年賊由北登犯官 追捕至該哨官一員 領兵船二隻看守向 與大佛頭北與林門 各哨汛會哨

東門

二門

松恩烽墩

青砬山

長亭場

登古橋

林門 有前二門同之南外 林門一門內有南 田上汛田田先平起 造處也嘉慶十一年 年番船隻總一員兵 領今汛總一員兵 領兵船二隻看守向 與大佛頭北與林門 各哨汛會哨

碗碟墩

松恩烽墩

馬家山烽墩

長亭場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萊花嶼

羅漢堂

吐唾門

松恩烽墩

馬家山烽墩

長亭場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東門舊城

花嶼

中哨伏兵

松恩烽墩

馬家山烽墩

長亭場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澧西洋

前門

後門

下嶼烽墩

石嶼門

後山烽墩

長亭場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長亭巡司

寧海縣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講之舊矣然皆不得其要領嘗爾
爲之卒無成績且如官庄大嶼竹口梅林九頃田疇開
闢雖號出穀處畎澮溝洫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
顯德中祖令孝孫元佑中本路羅提刑暹非不究心於
此未踰年歲尋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
多豐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於蘇湖杭越何則土平水
緩勢不濡激故也吾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
放衝突聲如雷震小小堰堤一掃而盡豈容蓄故嘗
爲之設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疎
而多沙石山峻而不鉗鑠無逶迤漫泉沮洳大澤可以
作陂上策之說不可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各以十
畝爲率問其田凡屬幾主哀其錢買田一畝浚而爲池
遇旱共以灌溉一應大户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
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
於束手而無策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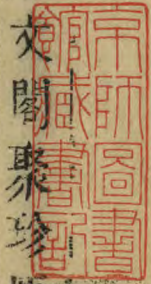
卷六

浙江四

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終

敷



文閣聚珍版